

3

鐵路職工

第十八二期

半月刊

時論

日人之又一詭謀

日本對付中國的方法，向來是恩威並用，雙管齊下，可是中國却每次入其彀中，上其大當。以現勢觀之，日本把東四省一口吞去，自然咀嚼消化，尙需時日，尤其是東北經濟之統馭，政治之治理，秩序之維持，都非最短期間，可以完功，而且中國對偽滿洲國之堅壁清野的封鎖政策，在消極方面，總予以不利，所以日人近來之處心積慮，無非企圖打開此種僵局，以謀有所發展，最低限度，先做到通車通郵兩事。

果然，日人慣用的手段又見諸應用了。據最近東京訊：

「廣田就任以來，於對華外交採靜觀主義，以待滿洲問題發生以來尖銳化之日間感情之和緩。此次依外交官總動員計劃，命有吉公使於五月上旬歸國，聽取最近中國政局之動向，及南京政府之對日方針，同時加入有吉公使，開外務省首腦部之協議會，決定今後之對華方針，有吉攜此具體的訓令，於是開始中日交涉，以期中日關係復於常道，廣田於此與將實施之對華外交方針併行，極望中日間經濟提攜之氣運，與今後之中日關係，以非常之好影響。」

由以上消息看來，日人一幅和平面貌，不是蕩然可觀麼？但是另一方面，却有人吃驚的事實在表演着，據北平十二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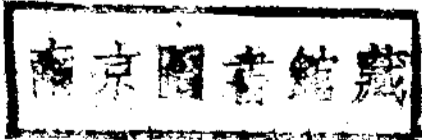
兩期

第八十二期要目

- 日人之又一詭謀
- 常徵叢談
- 焦作職工學校工作概況
- 二醫生
- 妙舌巧運
- 夜倦
- 矛盾
- 惡俗
- 迷債
- 失業者的悲哀
- 遊平綏路關溝山喇記
- 我的家庭生活
- 職工教育消息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四月十五日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內政部登記證警字第一零號



電：

「日方違反塘沽協定，派軍自由出入戰區及察東各縣，并新遣大批日鮮浪人漢奸，出沒戰區各縣及平津近郊，大肆活動，使我方對戰區治安，無法維持，彼即藉口動作，聞其目的，仍在要挾我方，實行與偽組織通車通郵。平津及唐山等處日軍，最近大肆演習，似在準備某種動作，亦多少帶有威脅性質，意圖使我屈服。」

這不是明明白白的「威脅與輾化」政策的表現嗎？

本來偽滿之存在，為中國絕對所不允許，只以武力不戰，未能大張打伐，際此之時，日人企圖中國與偽滿通車通郵，是不啻承認偽滿之獨立資格，中國雖至顛覆，此事亦斷難作到，惟望我政府明辨是非，堅定立場，勿為威迫，勿為利誘，則日人之詭謀即無所施矣。

常識叢談

天雨血的原因

礎

天雨血。是古代人民所極恐懼的事，但以現代科學的智識來解釋，並沒有什麼神祕的地方，在西曆一九二七年春季，法國南部曾降血一次，經用顯微鏡考察，知道裏面含有紅色的灰沙，是從非洲撒哈拉大沙漠被風吹過地中海而來的。

還有火山在爆發的時候，也能夠產生有色的雨點。從空中流星上降下的灰塵，也有成爲顏色雨滴的可能。有時

初次學飛的蝴蝶，牠身上所存儲的顏色，遇着暴風雨的捲掃，因而染成了各色的雨點。所以不時有紅色的血雨，從歷史記載上來考察，有白雨的，是風經過產石灰的地方而成的。有黑雨的，是因為風中包含着灰塵和黑色細沙的緣故。有黃雨的，是因為風中帶着松樹的花粉。

還有雨魚或雨蛙的，看來似乎更怪了，但以科學來解釋，不外爲旋風經過瀑布或淺水的時候，將水中或泥中的蛙或魚，捲昇到天空，再行下降罷了。

寄生人體內幾種阿米巴 Amoeba

病後預防及治療

張郁方

(一)口內阿米巴：

此種阿米巴第一次尋出是在 1849 年 Gros 醫生從人之牙齒內發現的；後來在 1892 年美國一位醫生 Flexner 者也發現到，此種阿米巴對於人是無大要害，故不必細述。

(二)腸內阿米巴：

此種阿米巴第一次尋出是 Lambi 醫生於 1859 年在奧 Parisse 國之地發現的，他看見一個兩歲的小孩，得痢疾病死了，於是他將此小孩腸剖開，取一點放顯微鏡下看，就見有許多此種阿米巴；後來 Koch 醫生 Kart-tilis 醫生亦繼而發現。腸內阿米巴又分兩種：

(A) Coli 阿米巴：此種阿米巴經德國一位醫生 Sch-audium 者證明說：此種對於人是無益亦無害的，平常人腸內亦有，其外形如包囊，內有八個圓形體，只能放一個

虛足（其他些阿米巴是四面八方皆能放虛足的）共長15—30 M。

(B)痢疾阿米巴 *Amoeba dysenteriae*：此種性質，較牠種阿米巴來得強，牠能穿過人之粘膜而到粘膜下層；此種阿米巴共長25—30 M 內質外質很透明的，其包囊內有紅血球，此紅血球當然是從人體吸取得來，以供自己養料；此外其中還有四個小體，名叫嗜鐵小體，凡鐵質之顏色皆能染上。

阿米巴痢疾病之徵象

A 急性徵象：熱帶地方發生很多，寒帶較少，人吃進了痢疾阿米巴到腹內，牠就繁殖起來，起初人是感覺腹痛瀉肚，過了幾天，便出的排洩物顏色就不同，後來糞是沒有了，排出來的皆如鼻涕似的黏液，再後來就帶血排出；但是腹部仍是疼痛不已，不時要大便，排洩的次數是很多的，但是便出的排洩物却是很少；若是此病不請醫生醫治

，也或可自行痊愈，但是此種痊愈是假的，在夏秋之季，仍是會發的，而能轉變慢性痢疾。

B 慢性痢疾：能使人肝內生濃包，濃包多了，就互相通連成一片，因此肝技能失去，而人因此大受損傷。又能傷害人之腸部，致人體逐漸瘦弱而至死亡。

預防

生痢疾病者的排洩，不可用作肥料灌溉蔬菜，務須消毒，消毒的方法，是將糞內放入Lysol（俗名臭藥水）則糞內阿米巴及濃包可被殺死；此外用漂白粉撒在患阿米巴痢疾的糞內，亦可有消毒的作用。

治療

醫阿米巴痢疾病並無特效藥，比較有效力之藥為Icten Emetine 二種，但必須由醫師據病情輕重酌量配用方可有效無害。

焦作職工學校一年來工作概況

紀 元

緒 言

一九三二年九月，鐵道部職工教育委員會派委薛純德為道清鐵路焦作職工識字學校籌備員，開始籌備，至十月間始籌備完竣，當時因校舍之難覓，暫設識字班甲乙組兩班，假扶輪學校授課。教職員辦公室，設於工會。後因扶輪用具及教授上均感不便，乃覓得馬市街南頭一七五號民

宅為校舍，時識字班已卒業，遂合併為補習班，教職員辦公室及授課均移至本校焉。後薛校長因事辭職，職工教育委員會隨委本校專任教員張賀善為校長，至今年七月，張校長辭職，職工教育委員會又委紀元繼任。紀元於八月七日到校視事，此時廠中工友來校報名者甚夥，紀元即認為今後之責任：一方面應擴充班次，一方面應整頓校務。故本校隨由三班增至五班，因校舍之不敷分配，新添兩班，仍

假扶輪學校授課。今將本校概況，略為敘述，以期熱心職工教育者之批評及指示，藉作南針，以便遵循。

學校概況

(一)本校經費

本校經費為四百零四元，計專任教員三人，薪給為一百二十元。兼任教員五人，薪給為八十元。職員二人，薪給為八十元。房租三十元；辦公費七十元；勤務工資二十四元。按月由道清鐵路路局支取，呈報職工教育委員會備案。

(二)本校組織

本校行政組織：校長以下，設總務科，掌理文書等事項；教務科掌理教務統計等事項，訓育科掌理調查編輯及指導學生課外活動等事項。各科設主任一人，由專任教員分任之，並商承校長辦理本校一切事宜。

(三)各級班次名稱

姓名	職 務	年 齡	籍 貫	略 歷
陶紀元	校 長	三十一	河南汝南	北京中法大學肄業曾任隴海平漢鐵路工會整理委員河南省黨部監察委員山東省立第三中學史地教員
陳 方	專任教員	二十四	河南沁陽	河南省立第五甲種農業學校畢業平漢路安陽及鄆城工會指導員沁陽第二小學校長河南省總工會整理委員
王嘉謀	專任教員	二十八	河南陝縣	河南省立高級中學肄業陝縣黨部執行委員
常春軒	專任教員	二十五	河南唐河	河南水利專門學校畢業曾任平漢路許昌工會指導員周口市及道清路總工會委員南陽宛中教員
楊允清	兼任教員	三十	河南方城	河南省立第一中學畢業河南教育廳收發主任方城教育局社教課主任省黨部及省總工會幹事

本校原為三班，計分補習班一班，甲乙組兩班，後經擴充，按其報到學生之程度，劃分為補習班識字班。因過去名稱多有含混，故經本校第六次教務會議議決：甲組改為特別第一班，乙組改為特別第二班，原補習班改為補習第一班，新招學生識字者稱為補習第二班，不識字者稱為識字班。

(四)本校現有人數及畢業人數

本校現有學生，計特別第一班二十三人，特別第二班二十一人，補習第一班三十人，補習第二班二十五人，識字班三十人，共計一百二十九人。其來源計機務處六十九人，工務處四十人，車務處二人，總務處十三人，會計處五人。畢業人數計前識字班兩班三十人，前特別乙組二十二人，共計五十二人。

(五)本校職教員人數及略歷

本校校長一人，專任教員三人，兼任教員五人，事務員一人，共計教職員十人。茲附錄教職員一覽表于左：

石鏡印	兼任教員	二十四	山東博山
胡達新	兼任教員	二十五	江蘇鹽城
范文山	兼任教員	二十五	河南修武
楊以文	兼任教員	二十一	江蘇江陰
楊廣譽	事務員	三十	河南方城

日本鐵道部立專門學校鐵道機械工程科畢業日本鐵道省大官機械工廠實習河北大學教授中央工業試驗所機械工廠技術員道清鐵路機務處技術課課員

上海交通大學畢業部派滬海路工務處實習生現任道清鐵路工務處工務員

河南武陟縣立中學畢業黨務訓練所畢業新鄉縣總工會整理委員

上海新華藝術專門畢業河南省立第三師範教員

河南中州大學預科肄業河南鹽款處科員省農民協會幹事

教務方面

(一) 各班編制

本校為謀教授上之便利，按學生程度之高低，全校共分五班，採用單級教授，茲分述于下：

A 識字班——均係不識字者。

B 補習一三班——係前工人夜校畢業，及有初級小學程度者。

C 特別第二班——均係本校補習班畢業者。

D 特別第一班——均係扶輪學校畢業，及有初級中學一二年級程度者。

(二) 課程

1. 教材標準

a 關於職工常識方面的。

b 關於職工應用方面的。

c 關於增進職工智識技能方面的。

d 內容富於興趣者。

2. 教材

A 國語科

除識字班用職工教委會，頒發之識字課本外，補習班選用兒童活葉文選及小學課本，而以各報章之簡短易了解之文字補充之。特別一二兩班，則選用開明書局出版之活葉文選，及初級中學一二年級之國語課本，而以京津滬各報社論及有關時勢之文字為補充材料。

B 算術科——補習班選用高小算術，特別第二班選用初中算術，特別第一班選用世界書局出版之初中代數上冊。

C 英語科——特別第一班採用商務印書館出版之新學制高級小學註音英語教科書第一冊。特別第二班採用世界書局出版之新學制高級英讀本第一冊。

D 註音符號——採用中華書局出版之國語註音符號新教本。

E 其他各科——如職工常識社會公民等教材，均由教師自行編定。

(三)各班每週課目及時數

A 特別第一二班——國語三時，機械二時，繪圖二時，社會公民一時，英語一時，數學三時。

B 補習第一二班——國語四時，算術四時，職工常識一時，社會公民一時，珠算一時，習字一時。

C 識字班——識字課六時，注音符號二時，珠算一時，習字三時。

(四)教學法

本校學生，均係成人，年齡參差，記憶力薄弱，教學上頗感困難，本校全人多次研究，決定以學生程度，採用下列諸條：

A 識字班各生因程度過淺，採用多講解多讀多寫多練習之法。

B 補習班各生基本智識稍具，除講述外，多採用問答法，使其溫習熟記。

C 特別班各生程度較高，而社會常識尤極豐富，多用轉導法。

(五)學生成績考察方面

本校對於學生之考察，分月試及畢業試驗兩種，月試於每月之終，各班同時舉行考試，程度較淺者，採用口試，而較深者均採用筆試，平時分數佔畢業總分百分之七十，而臨時分數則佔百分之三十。

訓育方面

(一)訓育目的

本校訓育以增進職工智識，養成國家之良好公民，使其能有獨立的思想，合理的觀念，優美的大格，正確的行動，實言之，即完成健全之職工是也。

(二)訓育施設的步骤

- A 使全校學生都能閱覽報章及雜誌。
- B 進一步作學術的探討，思想的研究。
- C 再進而為思想的結合，共謀國家產業的發展，人類生活的改進。

(三)施設的原則

A 在思想方面，依三民主義為基本理論，使其三民主義化。

B 在行動方面，養成勤苦耐勞，敏捷整齊之美德。

C 在工作方面，使其不怠惰工作，不浪費時間。

D 在觀念上，使其明瞭對民族的生存，國家的興亡的關鍵，及勞動者應有的使命及責任。

(四)訓育的方法

本校訓育方法的施設，在課堂採用訓話的方式，在課外則組織學生會，音樂會，體育會，各種學術研究會，由各級專任教員，隨時加以指導，並糾正其錯誤。

(五)學生請假

本校學生每週曠課者，請假者，遲到者，早退者，均由各級專任教員，每週統計公佈，以資儆惕。

二 醫 生

高 鶴 年

提起鍾老三的家庭，沒有人不羨慕的；他家的財產，他家的人口之多，舉世都很聞名。從他高祖父至現在，從沒有分過家。鍾氏家裏又富，子孫又特別發達，鍾老三的伯叔兄弟共有八十幾人。他的兒子，姪子，孫子，曾孫有二百多。這樣大的家庭，熙熙壤壤，融融泄泄，怎能不令人羨慕？

鍾老三已經七十多歲了，「人生七十古來稀」，也不能算不老了，他的上人早已死完，這樣大的家庭全由他維持。他當初持家的本領很好，頗爲人所贊許，他看到世界的潮流，認爲家中專門以農爲業是不可靠的，他教他子孫學習各種專門職業，對於醫學方面也很注意，他子孫出洋學習的很多；本文所講的二醫生，就是鍾氏子孫中很出名的兩位。

鍾老三在七十以後，年年有病，始而害瘡，繼而患慢性的腸胃病。他的大兒子順民是學醫學的，看父親有病自然格外細心診斷，與往常看病不同。在他很精密的診斷之下，覺得他父親非大瀉一下，將腸胃間所積蓄的廢物排去不可。可是他家庭中有幾個人，却不主張用瀉的方法，因爲他們受傳統思想的束縛，覺得年紀老的人，不可以用瀉藥，說順民起心很壞，想害父親，並且將這意思告訴鍾老三。鍾老三聽了，氣的不得了，將順民痛罵一頓，並且不許他歸家。順民心志遠大，決心研究醫學，以醫好父親爲職志，自被父親趕出家庭，便遍遊海外，考查各國醫學，

費了幾十年的工夫，融積中外古今醫學上的大道理，得到他父親的病以前所未會醫好的癥結所在，趕緊回國開一個藥方給父親吃。鍾老三的慢性病，名副其實，的確是慢性，隔了幾十年，還是不陰不陽的生在世間。順民這次回國，醫他父親的病，家庭雖仍有人反對他的藥方，但被他幾個手段一用，藥料已經買到家中。鍾老三聞到藥的味兒，腦子已有些清楚。可是藥還沒有吃下去，順民的弟兄們又鬧起來。順民這時一面與他弟兄抵抗，一面將自己的藥方，授給兒子——安生，以廣流傳。不料隔些時順民忽然患病而死，他的兒子便拿着他的藥方，繼承父志醫治祖父的病。

安生頗有能爲，在短時間內，家庭間的隔閡，消去不少，他便很順利的用藥。這一天，正在煎藥的當兒，鍾老三還未曾吃到嘴，老三的二兒子忽也從歐美醫學歸來，見他父親要吃順民所開的藥，他極力反對，主張用自己的藥方，說順民的藥方絕不可用。因此兩下相打起來，安生所煎的藥，自然未得吃下去。他們打架離病人這些還不要緊，偏偏就在病人的臥房裏動手。藥方原是爲病人而開的，醫生原都是想病人好的人。不料他們現在却單爲藥方，不問病人，而且打起架來，盡在病人身上踏來踏去，分明是以病人開玩笑！鍾老三真能耐苦！身體上本來患着病，又遭這不肖的子孫——兩個醫生的糟場，居然還能支持，其餘那些弱小無能的子孫，含淚去慰問他：「老祖宗，你的病還能好嗎？」鍾老三現出很費力的樣子，半天才呼着：「……你們不要自己看輕自己，我的病好與不好，就看你們

怎樣了，……我的身體有幾處已經潰爛得不中用了！說着身體一翻，露出左臂來，只見鮮血淋漓，現出四個大洞。手指，腳上；腿上，也起了好幾個大泡，裏面好像都是膿，也有脫落的危險。

鍾老三的病，一天一天地加重，這兩個不肯子孫的醫生，因藥方的爭持，依然各不相下，越打越利害。不獨不能醫好病人的病，並且在病人身上取利。我們不問這兩個藥方誰好誰壞，總覺得這兩個醫生太荒唐了！藥方既是為病人的，何妨共商一下，訂一個妥善的藥方去應付難關？大家既又是一個祖先的子孫，為什麼反自相傾軋？鍾老三的家務，因此逐漸的衰敗，被鄰人輕視，虐待和欺壓的事件，也就不斷地光顧到兩個醫生的門下。

妙舌巧運

韓瑜屏

竊自幽默大師林語堂先生創辦論語半月刊提倡說漂亮話以來，使得我這樣一個生活乾燥並且機械加上無聊而又苦悶的鐵路工人，也常有開口一笑的機會了！這實在使俺無任感激百拜頓首誠恭誠敬之至！但是近來忽聽得說，有很多人批評而且討厭他們那類文章了；甚且謂之「放屁」！放屁！！真正豈有此理！云云。

然而，我！是不然不然第三個不然！！——且住，待我先來介紹這個不是自創而是學來的筆法；我開從前革命文學家，當年曾把筆墨官司打，大家夥兒勦魯迅，說是魯迅多閒暇。閒暇程度高如許？乃以數目告人知。——曰，這一個黃牙老頭子！我們問問他是那一階級？你我兄弟們數一

數吧——一，二，三！吃，明白了，他是閒暇閒暇第三個閒暇！於是定了魯迅不作工之罪，判處了他的死刑了。（註曰：「我聞」至「數一數」係做彈詞而製，很合絃子很叶韻。「明白了」則諸葛亮招親劇中崔州平的「白」也。）

閒言少敘，說我的不然吧：蓋人雖把論語當了「屁」，我仍照原價地把它當書讀也。而且，退一百萬步說，就算它是屁吧，屁亦豈可輕視哉？瑜屏不敏，特為諸職工（當然是親愛的嘍）一一詳述之：（但你不要笑我呀！）

挨餓半天，飽餐一頓，覺腹中疊疊而悶氣，寒寒然而不通，難過極矣！忽焉褲筒之中，鏗然成韻，其聲則撲而不俗，其音則直而不拙；蛙叫乎？抑蟹鳴耶？嗚呼噫嘻，吾知之矣！此即所謂「放」也，「屁」也，合而言之，「放屁」也。人孰無屁？得謂「豈有此理」也耶？且屁之為用大矣哉！可以助歡，可以娛興，可以發聲，可以侑酒！雅中士之二絃胡琴，洋鬼子之懷娥鈴，不能比也；且前此之疊疊塞塞者，至是，「豁然開朗土地平曠」矣！

准此，論語半月刊是好的。而且我，憑自己的涼心或熱心看來，對於論語的批評，是絕對不取冷酷嚴厲至於此極的。因而我把自己和論語發生聯繫的形形色色寫出來，諸親愛的職工閱之，笑我也，「可」；罵我也，亦可；打，——哼，打可是不行！好，你且聽了呵——

論語出刊，吾不知其何年何月也；吾之第一次購得論語，亦不知其何年何月也。記憶所及，如此而已：一日，下了班，為無可為，一身輕如葉，飄然至某書鋪之亮晶晶玻璃窗外。凝睇而視，見陳書頗多，貓城，電椅，春水，

山雨，這個那個，不一而足；尚有兩本大東方雜誌，參雜其間，如鶴立雞羣，頗足壯觀。然自摸衣袋之中，實覺汗顏；軟軟一小捲，角票也，但不過兩角錢！但既不遠千里而來，不可無以利書舖；勇氣一鼓，踏進了門檻，小夥跑上來，露齒示歡，我心以喜，亦把頭點。

「有什麼新刊物沒有？」我笑着這樣說。

「有！論語！頂好哩！」小夥馬上拿過一本論語。我接過來，沒看裏面是什麼，先看定價幾何：恐怕帶的錢不夠，顯得難看也。

衣袋中錢尚足，便買着一本，匆匆而去。

這裏我先得給論語作讚：定價便宜！好！

歸來。因在馬路上跑夠多時，腹中攔有一泡尿，未能得適當處洩之出；便先到廁所，撒了一會兒，然後進住室，脫鞋——注意，非學三鳥之倭兒也；跑得腳裏熱了。

——脫襪，一手執論語，把另一隻手摸着汗涔涔的腳，指頭偏擦過趾頭縫，兩腳共得八縫，掘出灰穢泥垢約二錢許。乃舉手至鼻端嗅之，似覺有（異香滿室）『流芳百世』之概！這時，視線早觸着論語多時了。看過一篇，笑了，再看一篇，又笑了；再看，仍笑；看完，笑；重看一遍，還笑！恰似金君聖歎批水滸，紫石街（？）共得三十六（？）笑云

。——結果，把肚子笑痛了，未了大放了三個屁纔好些了。於是，得了結論：論語雖非屁，但總是與屁有緣；或是造大屁的機器。

乃又讚曰：論語非屁；造屁之器。君如欲放，盍一試之？『俏』而『皮』也，滑其稽矣！

論語雖非屁，但總是與屁有緣；或是造大屁的機器。

論屏之讚未畢，聽說又出了下一期了！乃亟乎其急地

又跑到書店，買來，以如前之態度委勢讀之。因知天長地久有時盡，妙文纏綿無絕期；於是我也來一個『無絕讀』

，出一期，買他一期；再出一期，再買他一期……：反正一月花不了幾角錢，使自己常有開口一笑（注意，是一笑；因為笑多了便肚子痛，肚子痛便……不說吧，閱上文自明。）的機會，於衛生方面是極有裨益的。直到如今，我自己肚子裏的妙文也多起來——連舌頭也妙了，於是乃巧運妙舌罵我之敵——如那一天我罵日本帝國主義曰，『你們呀，該死，該死！什麼養的？什麼生的？狗！狗也不如的東西！狼！你們是狼的孫子！把你們的媽！王八羔兒！

——並以寫我之作——如這一篇『妙舌巧運』——云。此吾

所以無任感激百拜頓首誠恭誠敬之至也！願祝論語萬歲萬歲萬萬萬歲！！

——自註——我愛論語，愛之深故愛之切，愛之切故責之嚴，惟其責之嚴也，故我的話雖有幾分談諧，而骨子裏實有若干教訓在。故於親愛的職工之外，尚希論語社諸公及在論語上投稿之諸君子，側耳正心，聽我數言：——竊查『論語』二字係孔老夫子一部言行錄之命名，今既僭用，勢必說出話來字字句句不悖仲尼先生之主義，而該刊上面時見洋字橫書，鬼名斜插（鬼係洋鬼子），於聖人尊王攘夷之旨，殊有未合！設九泉之下知有林語堂其人，孔子將發憤忘食，生氣廢寢，找着堯舜訴苦，跑到周公那裏發牢騷；勢必天堂之上，地獄之中

——自註——我愛論語，愛之深故愛之切，愛之切故責之嚴，惟其責之嚴也，故我的話雖有幾分談諧，而骨子裏實有若干教訓在。故於親愛的職工之外，尚希論語社諸公及在論語上投稿之諸君子，側耳正心，聽我數言：——竊查『論語』二字係孔老夫子一部言行錄之命名，今既僭用，勢必說出話來字字句句不悖仲尼先生之主義，而該刊上面時見洋字橫書，鬼名斜插（鬼係洋鬼子），於聖人尊王攘夷之旨，殊有未合！設九泉之下知有林語堂其人，孔子將發憤忘食，生氣廢寢，找着堯舜訴苦，跑到周公那裏發牢騷；勢必天堂之上，地獄之中

——自註——我愛論語，愛之深故愛之切，愛之切故責之嚴，惟其責之嚴也，故我的話雖有幾分談諧，而骨子裏實有若干教訓在。故於親愛的職工之外，尚希論語社諸公及在論語上投稿之諸君子，側耳正心，聽我數言：——竊查『論語』二字係孔老夫子一部言行錄之命名，今既僭用，勢必說出話來字字句句不悖仲尼先生之主義，而該刊上面時見洋字橫書，鬼名斜插（鬼係洋鬼子），於聖人尊王攘夷之旨，殊有未合！設九泉之下知有林語堂其人，孔子將發憤忘食，生氣廢寢，找着堯舜訴苦，跑到周公那裏發牢騷；勢必天堂之上，地獄之中

，湧起大風波，鬧出大亂子！問題之嚴重一定要超過西曆一千九百三十六年之第二次世界大戰萬萬倍！而影響所及，或使日本再來一次大地震，美國又有一次大罷工，蘇俄翻出第三至第四的五年計劃！

慢慢來！越扯越遠越難看了。總之，等因奉此，合行令仰論語社洗心革面變轉態度，題，只限於學，庸，論，孟；文，不出乎詩，書，易，禮。倘不得已，欲有所討論，討論的範圍亦只限於東胸纏足抹粉調脂以及哺乳撫養臥尿挖屎等事，因為孔夫子有一回曾說過小孩子和女人的「難養」，對夫子之所難加以研究揣度，夫子將欣慰謂「吾道不孤！」寫文章者亦將得到陰助，多拿到若干稿費或中任何獎券彩票的頭獎！懿歎休哉！不亦樂乎？Very Good!! 欲再絮叨，稿紙已盡！設我文入編者之眼而獲售，還將與讀者常常談一談哩；打住了。

夜倦

郭懷光

有人說：夜是醜惡的，因為人們是隱蔽在黑暗的幕下，作着種種違反理性的動作；一到夜裏，善良的變為罪惡了，純潔的變為污濁的了，但這是夜的神祕的誘惑使之如此的嗎？還是套着虛偽的面具的人們顯露了真面目呢？

又有人說：夜是美麗的，夜是這樣的幽靜，月光是如此的柔和，星星睜着秀眼是怪惹人愛的，溪邊江上流水的琤琮，花枝樹影的婆娑，秋雨敲窗的丁東，凡在夜間所展示的，是百十倍的富于詩情，讓人們去吟嘯或者歌頌；夜是具有着無限美麗的姿態的，至少在一個熱情者的眼裏。

像我，我不能因為夜的醜惡而咒咀她，我不會因為夜有如此的美麗而就贊賞她，夜祇給我一種好感；這好說當我在工作的時候使我惦記她，因為她能讓我在一天的工作疲蔽之後熱情地勾住我們的懷裏，安息着，異樣的甜適，靜穆，一切罪惡的意念，一切幻覺的追求，去遠了，去遠了！我有時甚至會自己聽見夢裏的笑聲，夜使我依戀着，雖然我到時候還是不得不分手。

天色越顯着朦朧，空間像縹散着無數青灰色的烟層，歸鳥，一枝箭似的射過去了，似沒入雲端裏去了，來當是祇會張開半支眼睛望着你了，雖然牠依然是伏在你的腳邊；在小妹妹甜睡的領域之下，畫片口琴和歌曲集子也散亂的互相依偎了躺着；難難找不着母親合起雙眼，不住吱吱的仰着頭叫……這是幅夜倦的圖，而夜，也就在這時候替世界覆上了一層薄薄的面紗。

矛盾

庸孩

(一)
一位有肺癆病的教員，對學生們說：
「……我們無論甚麼人，都要講求衛生，假使不講衛生，就要生疾病了。……除了這，還要講求公共衛生，不然，傳染起來很厲害。……第一，我們在公共場所，不要隨意吐痰，……」

喀！咳！吐！……喀！咳！吐！

(二)
「諸位！在這國難當前的時候，我們大家要趕快起來

抵禦外貨，服用國貨，我們要知道：我們中國其所以這般的衰弱，受盡了外人的欺侮，完全是由於我們對國這一般無知的人民，愛用外國貨的結果。把整千整萬的金錢，送給外人，……所以從今後，要想拯救這將危亡的國家，唯一的辦法，就是希望大家要多多服用國貨！……

一位黨部的宣傳委員，穿了一套新製的嗶嘰呢西裝，站在X路和Y路的交叉路口，對着一般聽衆們，這樣慷慨激昂的說。

(三)

「老張！這幾天做甚麼消遣的？」

「沒有做甚麼，這幾天，因為舍間有點小事，牌也沒有打，酒也沒有喝，菊花姑娘那邊好幾天都不能抽點工夫，真是無聊極了。」

「老張！聽說你前兩天和舍郎鬧氣的，是不是，究竟是爲着甚麼事？」

「唉！說起來，也真慚愧，這是我家門不幸，不知道我家祖先那一代作了孽，出了那個敗類。……現在整天在外面，閒遊浪蕩，不務正業，吃，喝，嫖，賭，無所不爲，有一天在妓院裏恰巧被我碰見了，你想，這怎麼叫我不氣？」

「哦！……」

(四)

聽說王大因爲有一次，自己的兒子，被人家罵了一聲狗彘的以後，氣的竟一天沒有吃飯。

但是，一有人問他有幾個舍郎時，他仍是「小犬小犬」的向人謙虛。

惡 俗

輝

我相信，倘然我們在行路的時候，對於路旁的種種，能夠稍加注意的話，一定能在街頭巷尾的牆壁上，看見許多的「紅眼去，白眼來」「出賣重傷風，一見就成功」，或者類乎此的大同小異的紅紙條兒；而在「禁止小便」的地方，黏貼得更多。推究起來，自然是因爲這種禁止小便是不發生效力的，而小便者在小便無聊的時候，比較的有較多的功夫去看見牠，而這種所謂的出賣疾病，却是一種迷信心理的妄念。

貼這種紙條兒的，自然是沒有知識的愚民，他們的迷信心理，本不值有智識的人一笑，很可以置之不聞不問。然因爲這類迷信，并不是像普通敬神敬鬼一樣，而是隱藏了嫁禍與人的不道德心理，刁滑的可恨的迷信，所以我們應該拿我們的全副精神，想法消滅牠，使牠不再存存在于世界上的機會。

照理，一個人患了病，就應該請一個正式的醫生診治以達到痊愈的目的。若所患的症候是有傳染性的，那末除了延醫診治之外，更應極力防止將自己的病傳染他人，這才是一個有智識的公民所應爲，而且對於個人社會，都是有益的。像上述的那種紙條兒的實貼者，不惜犧牲了個人的人格，妄想將自己的病出售，却因存了希望終有某一個人，因看見了紙條而代替了本大的病的心，而耽誤了自己

早醫早愈的時機，固然是罪有應得。在另一方面，却養成了自己與社會的不道德的損人利己心理，這種卑鄙心理的養成，就是我們應該把牠撲滅的惟一理由！所以我們若自認爲是有智識的，就應該將這種舉動的不道德，剴切的說明給智識較低的家人或親戚聽，務使他們不做或不再做這種或類如這種的事情。

還有，在街道中間或十字路口，我們不是時常看見有被拋棄的中藥的殘渣嗎？這恐怕是比牆上的紙條兒更多了吧！但服藥的人，爲什麼不將藥渣倒到垃圾桶裏，而倒在道路中間呢？據說，是：「把藥渣倒在路當中，踏着藥渣的人，就或多或少傳着一些病，却不致于臥病不起。而病人却因爲將病漸漸的傳給別人，病勢減輕，終致痊愈。」所以舊式家庭裏的母親，時常對她的孩子這樣說：「孩子，人家門口的藥渣，是不可踐踏的，踏着了，就要生病的！」孩子們知道生病是要吃藥的，而藥味又是很苦的，他們不願意吃藥，所以就將這二句話牢牢的記好。孩子們長大了，就再將這種話吩咐他們的孩子，一直傳下來，視爲金科玉律，成了却病延年的不二法門。反過來，若自己生了病，當然又必需將藥渣拖在路當中了。這種舉動，照上述的說看來，自然又是不道德的。但是我記得在小的時候，曾有一個年紀很大的親戚，說給我聽如下的一个故事，似乎比較的可根據，有價值，現在也把它寫在下面；昔年寧波某處，有一位學識豐富，很有名望的老醫生（姓名已忘）。一天，他出外應診，路過一家門口，隱約的聽得裏邊有哭泣的聲音，很是悲慘。而在這家人家的門口，却

放着一堆棄去的藥渣。當他無意的將這堆藥渣一看時，不免大吃一驚，原來這堆藥渣中，有好多樣藥，合在一起時，非特不能互相增益，而且是要互相衝突的，病人服了，很有性命的危險！這位見義勇爲的老醫生，就毫不遲疑地跑進這家人家，用簡單明瞭的字句，說明了他的來意，和病人處境的危險。他又認清當前的危急，是不容病人家屬有疑懼考慮的時候的，所以不及等病人家屬的問答，就立即替病人診了脈，認爲尚可醫治，就拉起筆來，擬一張藥方，囑自己的僕人去買藥。病人的家屬，一則因爲他是一個有名的老醫生，二則看看自己的病人也實在已經是九死一生，所以也就不加可否的任這位老醫生擺佈。却僥倖的很，病人經了這位醫生的極力營救，竟脫離了危險的境界。自後更經老醫生的詳細診察，便漸有起色，終致與病魔脫離關係。病人和家人對於這位老醫生心中怎樣感激，自不必說起了。又因爲這次病人得救，全憑了無意間拋在門外的一堆藥渣，所以後來人家遇到病人危急的時候，就將藥渣倒在路口，希望有高明醫生走過，因而得救。意爲將藥渣倒在路中，其效力等于將藥方公佈于十字街頭；其動機自然是很可取的。然相傳到現在，不但一些小毛病要將藥渣倒在路口！且致誤會了藥渣可以將病傳給他人；這樣居心，豈不可笑！

現在，這種肯管閒事的高明醫生，恐怕是尋不出了。所以無論這種舉動的用心怎樣，總以不要將藥渣倒在路口爲好，因爲路是供人行走的，并不是供人倒垃圾的呀！

逃 債

朱見笑

年底到了，許多窮人們都皺着眉頭，在一所茅草屋中談着大難似的年關，如何過去，況且他們都是欠人家債的，若是到那時候債還不出，那就要糟了，這時候有一個人正在說着：

「唉！真倒霉，討厭的年底又要來了，我現在又沒有錢，債又缺得很多，教我拿什麼去還債呢，況且這年頭兒地也要出稅；房也要上捐，這樣的捐，那樣的稅甚至於不知道爲什麼要捐，只好人家要多少就得拚命的湊多少給他完了，現在是一錢沒有，唉！討厭！」

「對啦！就拿我來說罷，一個老婆，一個大孩子，人口算得輕吧？養得起了吧？但是爲捐稅所累，債不知欠了多少，唉！如何的還去。前天人家又追命來哩！」滿面皺紋的孫老爹聲音振顫着說：

「孟子曰：『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之謂歟！此之謂歟！」吳先生搖動着身子說。然後擠了擠眉眼，揚着頭，從嘴裏吐出那口纒吸的濃烟；旁人似懂不懂，只用目注視他老先生，不過信服他是個夫子，覺得他說的話，一定是聖賢之言了。

只有其中的一個瘦消臉，繃着眉，穿着一身快變成黑色的藍布衣服的王友，在那裏靜聽，一會兒搖頭，一會兒揉揉眼，那種神氣只少哭出來，呵！或者說比哭還難過；很快的李猴兒一眼看見他，偷着和旁邊的傻兒道：「看呀！張大爹又在垂頭喪氣啦！錢許是又和他爲難了！」

這個談話會在不知不覺中散去了，有什麼新奇的事發生，且留待明天再講，所以許多人都回家去了。張大爹想着到家看老母的病，所以很急的向着自己的房子走去。

呀！不好了，三個孩子的哭聲，妻子和兄弟的哀求聲，叔父的嘆息聲，老母親在病床上的咳嗽聲，尤其是一種霹靂似的怒罵聲；在他一走進家中的籬門，就都一陣陣的送入耳鼓裏，由那怒罵聲，就知道那兇神魔鬼般的放債爲生的富翁錢貴來了，但是爲什麼到家？那無疑的是他和兇神魔鬼握手的結果，這可使張大爹進退兩難。

但是錢貴正坐在衆人跪求圈中，不可一世的當兒，一眼看見了張大爹，那就好像餓虎見了肥肉，忙的沖了出來，一把抓了張大爹；張大爹本來身體因愁而弱，何況現在如同鼠在貓的腳下，被他抓的心魄動搖，連忙跪下哀求；「唉！請你再容我幾天吧！……你你你憐可憐我吧！……」

「好麼！原來你們都會灣腿兒，我們是少敘閒話，今天不還錢我們就都不要活了；你也想想，我已經讓了你幾次，三塊錢二分利還多？這些日子，還不能湊齊，哼！你不用狡賴，難道素常不知道你錢大爺是不好惹的嗎？」

「是的！是的！錢大爺，我知道大爺的利害，只是那次借你的錢，納那什麼稅，本是暫時無法，並不想狡賴不還，不過我家大小九口，又有病人，實在不湊手，所以不能還您老人家，但望大爺能發慈悲，容我幾天，加利還給您好了。」

「放屁，什麼加利不加利，你再不還，你今天就別想活！」錢貴立眉豎眼的說：接着就是「叭」的一聲，給一個

耳光……

「這樣狠心嗎？我死好了！」張大爹忽然起來猶笑着說，一溜烟的向河邊跑去，錢貴一看，怕的人才兩空，於是又急又驚的追去；將到河邊，張大爹已經在水面上，翻了翻身順流向前村去了。

錢貴可嚇着了，在河邊呆了些時，又一步一步的回到了張大爹的家裏來，逼迫他的叔父；他全家在驚痛之下，跪着哀求，不一時天黑了，錢貴覺得沒有什麼益處，將脚蹬了蹬，嘴裏連聲帶罵的走了。

照例，第二天黃昏的時候，那茅草屋裏的談話會又開了，三言兩語，談到了張大爹的死。「可憐哉！張大爹之死也。」吳老先生嘆了口氣說：

「真正可憐！這輩放印子錢的東西，死了還不知道下幾千層地獄啦？」王禿子咬了咬牙的說道：

「但是聽人說張大爹並沒有死，前村有人看見他又在那裏爬上來，又偷偷的回到這兒來；本來前村離我們這兒不遠，何況張大爹水量不淺呢？那能把他淹死，但是不知道他又回來做什麼呢？」阿三說：

「是呀！張大爹浮水的能力，在全村可算第一；現在因為天天和錢拚命，也沒有從前浮水玩的興緻好。」孫老爹感慨着說：

「……………」

錢貴忽然在他們妙語生風的時候，氣昂昂的跑來，有幾個欠他帳的眼快的人，忙暗暗的溜走了。

「張大爹這小子一定沒有死，否則他一家人都跑到那

裏去了？這小子把我害苦了！」錢貴滿頭是汗，瞪着眼說：

「惟其假死也，故尤可……」吳老先生正有琢磨阿三的話，所以評幾句夫子之言，他覺得很有些道理，揚揚自得，那知一眼看見錢貴正站在前面，自己偏又是他的欠債者，話也沒有說完，就低頭溜跑，也顧不得邁方步了。

十二月十八日

失業者的悲哀

華先宏

這是一個「潦水盡而寒潭清，煙光凝而暮山紫。」的秋季節。

早晨，漫天的濃霧，籠罩着整個的宇宙；水雲烟樹，渾為一體。江上點點輕帆，蕩漾在泱泱的中流，立在江邊望過去，舟子正用的力搖着槳，慢慢的投向茫茫的烟霧裏，消逝了。

因為興致的濃郁，我和老趙便有意無意的在那軍工路頭漫步着。也許興致能解救疲勞的吧？不然，那末我們只覺得一剎那的時間，已經到了南北水電公司的門口了呢？在這兒徘徊了片刻，便轉道般開路。最後又走向民慶路，而抵達未來新上海的政治區。

這兒，所謂大上海的市中心，已經當局諸公定下了百年大計。但除了莊嚴巍峨的新市府以外，空曠的四郊，仍然荒涼得可怕！纍纍青塚，像處子的乳峯，坦露着，吻着白晝的秋陽。更有枯朽的白骨，暴露着給狐狸野狗攫奪，蹂躪，嚙！這些失去靈魂的物質呵！

瞻仰過九關深宮樣地新市府，我們不欲有所批評，只有讚嘆工程的偉大。

時候已不是早晨，濃霧也漸漸消溶了。

歸途，是踏在泥濘道上。爲了身邊沒有帶一個銅子，只好苦了兩條腿子跑。走過了高墳廟，我們的目的地還有三里的路程。我們跑慣了崎嶇的山道，曲折的水鄉，這三里路並不覺得怎樣的難走，雖然在身體萬分疲乏之後。「咳！我們比那被都市吞噬的人們，全靠車輛代步，是勝利了！」我們心裏自語着，面部有點駭駭的表情。

走着，走着，正在歸途上走着的時候，後面傳來了一陣不平的聲音：——

「……汽車過去了，像它媽的一陣鬼旋風，哦，真快囉！坐汽車的人，強如在家一樣，幾十里，幾百里的路程，一會兒就到了。嚇！你看多適意。這也是人！火車也不算慢呀：一拋尿的工夫，不知已走下去多少里。咱們也乘過火車。只不過是四等車，真髒呢，又沒得坐。只有吃風，吃灰塵，苦啦！這也是人！可是，聽說那頭二等的客人，就闊啦，餓了喫大菜，倦了還有的睡，要怎樣，就怎樣。茶房服侍得服服貼貼地。這也是人！像咱們這類的人，可苦極啦！甩動兩條黃泥腿子在地上拚命的奔，在山坡子上遠遠的望來，簡直像一條游游蟲在地上爬。挺冷的天還會出了一身的臭汗，氣也喘了。論走路的本領：算是個漢子罷，一天也不過走上七八十里地，頂多也不出百里。但咱們靠着手兩條腿做活的人，路遠也得走呀。細想做人到了這步田地，也就沒有什麼意思了。可是咱們命定的

這樣的受罪嗎？那我至死也不相信！咱們難道天生是賤種嗎？難道不知那坐汽車，坐頭二等火車適意嗎？當然分辨得出「苦」和「樂」究竟是兩樣東西。可是不行呀！老買命不帶你忙有什麼用……像咱們這樣的也是個人！……」

「有什麼說！世界上的事，就是這樣的嘔人啊！高的高上天，低的低下地，等級是分得這樣遠。人，那還不是同樣的一個人？他有腦袋子會想心思，咱也有腦袋子打主意。他有眼睛會瞧，有耳朵會聽，有鼻子會嗅，有嘴會吃，咱們也有什麼會什麼。可是一個「享福」，一個「吃苦」，就不一樣啦。咱們沒有的是錢，所以只配「吃苦」，他們有的是錢，有錢自然「享福」，事情是很明顯的。但是咱們爲什麼沒有錢，該「吃苦」？他們爲什麼就有錢「享福」？咱們沒有錢「吃苦」的人，又怎麼樣才能變成了有錢「享福」的人？而且大家都有錢，都享到福？……他媽的，這道理，咱老想不通。……」回轉身子看去，正是一對年齡約三十左右歲的漢子。他們兩個都穿着同樣的衣服，——藍布棉襖，腰間束一根殘破了的板帶。身材是比我們牛得魁偉，話音更是那麼勇壯而有力。從他們裝飾上看去，就他們的話音裏聽來，確實，代表着北國的典型。

他們爲什麼會發出這樣不平的吼聲？我可不知道。但我們在某一個時期，心頭的塊壘，鎮壓得太厲害，現實的纏拷，束縛得太難受的當兒，於是我們免不了要「吶喊」聲」。像我們這種「吶喊」，能否得到第三者的共鳴，我始終是茫然。但兩位老鄉這種把握著現實的核心的「吶喊」，我自信是爲他們表同情的。可是僅僅乎爲他們表同情，有

什麼用？他們唯一的企求，還是希望我們給他們一點有力的啓示啊！

我在俯首，一面走，一面思索，預備和那兩位老鄉攀談。

「喂！老鄉，從那兒來的？慢着走，我們來談談吧。你剛才說的一番話，我都聽到啦，真對勁兒，一點也不差。」我說着不純粹的北方話，很唐突地向他們兩位說。

「沒有什麼，咱們也不過是隨便談談罷了，不防到給你先生聽到了。真見笑！」他們說話的態度怪和藹的。「問我是打那兒來的？提起了這話，真夠傷心！讓咱們來慢慢底告訴你罷：在半年前我還在某機廠（姑隱其名）當一個下等鋸木工人。薪水雖然少得很，生活倒還能勉強勉強的混得過。可是壞運來啦！真倒霉！不知怎樣害起病來了，病了，那末只有請病假了，期限是一個禮拜。誰知道這一病非同小可，一連兩個月都沒有起床。後來算是好了，再回到廠裏銷假。唉！真氣煞人！他媽的廠長說我：「假期已過得遠了，廠裏的事很多，不能等你了；現在已另雇別人了。」他把這話叫工頭傳給我。揭示處還貼着一個字條，我還記得什麼……延期……着即停職……幾個字眼。當時我真氣得火從頭上冒！好！沒有什麼說，只得走啦。走是走啦，飯碗真不易找！當初咱們並不以為然。以為一個堂堂的男子漢，總有辦法的；飯碗好像不成什麼問題。那知道，不然……」他說氣色是那樣的頹唐。我接着問他：「那末你為什麼不回家呢？」「回家嗎？往那兒去？家已給砲火燬了！」「唔，燬了。那末你的家在那裏？」我急

促底追問。「在熱河。」「哦，老鄉是還是熱河人氏呀？」「是呀。」「那末熱河失守的時候，你在家不？」「什麼？」他沒有聽清楚，似乎不懂，我重行換一個口臉說：「熱河被日本鬼子得去了的時候，我在家嗎？」「哦，這個嗎？那時候我並不在家。而且我有二十多個年頭沒有回過家鄉了。」說時，他勇悍的面龐，有無限的悲哀。「自從戰事發生以後，好久沒有得到家鄉的音信，父母，兄弟，老婆，兒女，不知道生死存亡。在這飯碗碎了之後，正想回家一走，雖然沒有盤纏，但討飯也得討回去，不料他却來找着我，說家給日本鬼子的炮火打燬了；一家人死的死，散的散，什麼都完了！我聽到這消息，不由得哭了三晝夜，先生，你知道？咱們平常是不容易哭的……」「呵呵。他是你的什麼人？」「兄弟呀。」「那末你們倆現在預備怎麼辦呢？」「怎麼辦！混着再說，實在沒有辦法，那只有討飯；可是討飯也不容易呀，老實說！咱們也看不慣那有錢人的面孔，苦苦的哀告，咱們是幹不來的。唉！總之有錢的人是「享福」，沒錢的窮漢子那只有「吃苦」「受罪」！反正是這回事。可是咱們總看不來，心裏總有些兒不平……」

說到這裏，大家已走到十字路口。他們倆向我們仍舊很和藹的說聲：「再會吧。」便走上另一條小徑了。於是我和老趙便攜了滿腔的感慨回來。

遊平綏路關溝山廟記

王蔭榕

平綏鐵路是我國未借外債自辦的一條大鐵路；北平至

綏遠包頭，經過河北，察哈爾，山西，綏遠四省。而且是最奇險最浩大的工程。以前我請了例假，與同學張君前往。是日早三點，坐一百〇二次通車，九點半到豐台，又換乘平綏路慢車北上，用半價票至康莊，康莊離北平西北一百二十八里。此列車乃正式客車，以鐵棚敞車替代，後掛一津浦藍守車，我們就坐在藍守車裏。到第四站清華園時，見清華大學就在站西，校址寬廣，樓房壯麗。十點多鐘到南口。將藍守車摘下，我們又換乘敞車，由此至康莊就換小道大機車，頗高大，鳴笛振耳，兩面四個汽缸，十六個大輪。又看見機廠，車房，街市，都在站東。約站有二十上下分鐘即開車。由南口至青龍橋間有三小車站，專司交錯上下列車，向來不買票。距離約有四十餘里，統名關溝三站。兩面夾峙如隘巷，路線北高南下，坡度極險。第一車站名東園，北站東倚山腰，西為舊時駝道，道傍有深澗。第二站名居庸關，站東就是居庸關山峒。長約一里來的，此是第一個山峒。西南距離關城一里，為明洪武二年徐達所建。按居庸關扼塞中原，自古觀為重鎮，淮南子曰：「天下九塞，居庸其一」。第三站名三堡，關溝至此愈狹，羣峯牙錯，軌道勝迴，如常山蛇勢。此三站南下都有保險道叉，就是在正道旁分叉到山坡，以防列車不能止時，鳴二聲笛，就撥入保險叉，則不至於有撞車之危險。站西北有五桂頭山峒。此是第二個，山峒長約三四十丈。峒南口旁有彈琴峽，峽岸有小峒，口建小閣，援石梯可登，崖下刻「彈琴峽」三字，北志稱「水流石罅，聲若彈琴」故名，旁有一碑書「雄鎮燕關」四字。再西北有石佛寺山峒，

長約六七十丈，此是第三個山峒。再北至青龍橋車站，本站初為兩山連峽，開路時鑿深約十丈，闢成站地，四面飛崖，下臨深澗，路線至此因一端山崖陡起，不能直進，故轉折如V字形，過八達嶺山峒再向北轉，上下列車入站後，恰好首尾倒轉，再行前進，站台上有前開創本路工程司粵東人詹天佑先生的銅像。站西南里餘就是八達嶺山峒，長約二里餘。此是第四個山峒，為全國山峒的最大者。車過山峒時，我們因乘敞車，受煙氣的薰蒸，很覺得悶氣。再西北行至康莊上車，現已十一點多了，見四面環山，中為平原，站北有火車房，由此往北則換小機車，我們到站南小街市吃飯，飯畢，又同往站東北一小街，又繞至車房機器房窗外，休息十幾分鐘，並且與工友們略談幾句，便回車站休息。至下午三點，就乘車返平。此列車有三等客座，過山峒時，將窗門關好，則未受煤煙之侵凌，五點抵西直門，下車進城，乘電車到前門外，住於旅館。明天乘三次車回唐。

我的家庭生活

紋

——要甜先苦要逸先勞——

我是河南省某縣人，父兄開豆腐店，母親日夜做針黹，一家人終年在「不做不吃，越吃越做。」兩句話中度生活。我六歲的時候，父親為寫賬便利起見，就把我送進一個管穿管吃發書發筆半工半讀的私立小學中，成天過着那天真活潑無憂無慮的快樂生活，雖說有時紡線也覺着手腕酸疼。每逢星期或放假回家一趟，母親不是把我抱在懷裏

深深的吻着，便是給我三二百錢，叫我買糖菓吃。我得了錢後，馬上就跳躍着找胡蘭秀去玩——她要算我同學中最愛好的一個，年齡和我一般大，窈窕玲瓏，酷愛藝術，我們同學三年，差不多一日不見，即有三秋之慨。她家止有父母二人，在街上擺個花生紙烟攤，生活僅可糊口。我們兩家相距很近，她的父母同我的父母，時常來往，況且豆腐紙烟，又是家中日用之物。我母親看見她這樣靈巧，總不斷的讚美，有時還給她幾個銅子。星期日不是她約我一塊回去，便是我找她偕手同行，我經過她家門口時，十有八九要吃幾個花生，有時她母親還給一個香焦糖，我更喜得不亦樂乎。歲月如流，六年的光陰，行雲流水般的過去了。我們都成了小學畢業生了。這時我家的生意，因父兄的努力，頗有起色，母親每日針黹賺的錢，滿夠一天的油鹽青菜，父親每月糶幾斗麥，幾升菜豆小米，這樣就可以一家無憂了。父兄看見我在校中的成績，總是第二第三，每學期的開始，拿回三二元獎金，也就喜得眉飛色舞，適逢是年夏，省立某師範招六年制新生，書膳費均由學校供給，每年不過化上三二十元，父親看着縣中教育局長，師範和高小校長，都是省立師範的畢業學生，顧人思己，希望心起，就毅然決然的叫我去升師範。而她因得着舅父的幫助，也就在我離家升學之日，考取縣立女師了。等我考上師範入學那一天，得着她從縣立女師寄來一封信，信中大意是勸我在校中勤修學業，最後還說，有志竟成，我們將來的希望正遠大着呢。從此你來一信，我覆一封，愛情種子，已在無形中種下了。韶光荏苒，她已畢業服務社會

，而我方開始師範後期第一年，此時她家中的花生攤，已行結束，三十元的薪金，儘足維持三口人的生活了。而我也置田地三十餘畝，兩家總算是風調雨順，知足常樂了。箭也似的時間，三年後期師範，我又幹到頭了。我回縣做教師時，她又在附小任職，舊雨重逢，愉快之狀，自不待言。這時，我們的愛情，已經成熟。去年秋，應汗垣友人之聘，我和她共教讀於某私立中校，我任國文，她兼藝術，每月的收入，總算可以維持生活了。但每一念及勞苦了半生的父母，蒼老的面孔上，添上不少的縐紋，而生活方面，依然是那樣地勤儉刻苦，不禁引起我們的傷感，同時，我們的生活也就儉省了好多。

職工教育消息

- 一、派員赴京滬滬杭甬路察勘校址 京滬滬杭甬兩路共有職工學校六所現以各該校校舍是否合宜急待察勘以便復新建築爰派教育股幹事郝象乾前往視察刻已視察完竣旋京擬具報告云
- 二、津浦路職工教育委員會將派員視察各校 津浦路工教育委員會自成立後積極工作據該會陳委員寄生宣稱該會將派員赴各校視察不日出發云
- 三、頒發職工讀物 本會現以各校師生對於工人讀物急應注意研究經向中央民運會徵集勞工運動之理論等或數種刻已分發各校以備研究矣

